

一、遇見・司馬庫斯

從台北搭了早班火車南下，我們在明亮的天光下抵達第一個轉乘點：竹東車站，接著，再一群人再跳上搖搖晃晃的內灣線小火車（其實和電聯車十分相似），直到終點內灣車站，在那裡和我們包車的司機碰頭。由內灣進入司馬庫斯可說是最簡潔的途徑，即使如此，我們的中型巴士仍要花上兩個多小時——幾乎和我們南下至內灣的時間一樣長——經過柏油路、水泥路和泥土路交替鋪成的對外通道，才得以向司馬庫斯叩關。

相較之前封閉的部落情況，現今的部落對外交通可說是非常便捷了。一路顛簸中，車內不時傳來嘔吐聲，由於許多路段是用水泥加碎石鋪成路面，坡度又變化無常，我們可說是懷著忐忑忐忑的心情抵達部落。旅程中最完美的狀態是：在內灣閉上眼，睜開眼就看到司馬庫斯的門牌；可惜，對被震到幾乎從座椅上掉下來的我來說，似乎沒有這個福分。

根據事先蒐集的情報，司馬庫斯的冬夜溫度可以達到零度以下，由於前幾天正好有寒流經過，我們抵達的前一天晚上，司馬庫斯甚至還有些微飄雪！當我們的中巴在下午三點過後開進些微泥濘的停車場，四周已開始起霧了。我穿上擁腫的棉衣及手套才敢拎著行李下車，凜冽的寒氣把我從台北帶來的鼻息凍成一片白霧，也把整個部落凍成一幅唯美的風景畫。走進畫中仔細瞧瞧，會發現今日的司馬庫斯其實早已脫離早期粗獷的炭筆印象，而蛻變成相當精緻的彩色油畫——司馬庫斯的第一眼的「現代性」讓我大吃一驚（包括後來的住宿盥洗設備），先進溫暖的旅客服務中心，絲毫不比其他風景區遜色，招牌採用可愛的木刻字體，讓城市來的朋友都能充分感受到部落主人的迎賓善意。而我們，在寒風的催促下，也不得不躲入這棟小木屋中，等待進一步行動。

二、部落的昨日與今日

四點過後，外地的遊客差不多都聚集在服務中心前面，等待部落導覽員向我們介紹司馬庫斯。我們的導遊是個老師，講著帶有淡淡口音的國語，低調樸素的感覺和之前到台東參觀布農部落的牧師很像。簡單的講解歷史之後，他領著我們——穿著五顏六色大衣以及各種保暖配備的年輕人——繞了部落一圈，解說部落裡為了觀光而打造出來的木雕作品。聽著他向我們解說那些線條可愛的石刻作品，我突然領悟到：觀光是需要打造出來的。即使從前的司馬庫斯有仙境般的美景，缺乏交通、住宿或其他基礎建設，養尊處優的外地遊客往往缺乏意願。踏上充滿自然風的石鋪步道穿過部落，司馬庫斯令人訝異的精緻，讓我在大口吐著白氣的溫度中感到新鮮感十足。

在寒冷的天候中，飢餓感與黑暗同時向我們襲來。趕緊躲進窗戶緊閉餐廳裡，品嚐各種山珍野味。木造的餐廳和救國團的餐廳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想起剛剛那位老師說的部落奮鬥史：自從發現台灣排行第二和第三的神木之後，司馬庫斯才有向外界發聲的資本，為了團結發展，這裡的族人決定採用「共同財產制」來管理部落，除了幾戶人家之外，所有的資產都是共有的，例如孩子上學的學費、部落各種建設費用都由大家共同支付。這種情況持續好一段期間，他們仍過的非常艱辛，直到幾年前才買下部落的第一台汽車，而各棟現代化的小木屋，也是用長期的儲蓄蓋起來的。還記得部落較高處的山坡路上，可以看到兩旁新挖開的空地，以及一台閒置的推土機。對身處山中的原住民部落來說，現代化的建設不僅僅是為了自己，進一步的目的是引進觀光客，這種自給自足的模式，應該是目前最完美的發展方向吧！

三、山中的夜晚

步出門外，天氣似乎不怎麼友善，本來期待的繁星滿天只剩下幾縷月光掙扎著突破雲層。然而部落下方的教堂卻閃爍著溫暖的火光，在族人的推薦下，我們也參加了這場盛會。這是司馬庫斯教會為本地後山青少年舉辦的晚會。夜晚的冷風想必只有個位溫度，我們趕緊挑了營火附近的位置坐下。晚會的表演方式是由來自各地的少年們輪流上台，清唱或者由吉他伴奏各種讚頌耶穌的聖歌，由於我們一團人中並沒有基督徒，所以大家都表現出恰如其分的陌生人模樣，靜靜聽著優美的旋律。營火的灰爐被夜風吹的四處飄搖，然而穿透黑暗的歌聲像是另一束更大的火把，照亮著教堂空地前的所有人。沒有網路，沒有手機，沒有電燈的過去，後山的少年就是用這些跳躍的音符彩繪每個黑暗的夜晚。

當圍著營火的觀眾幾乎都一群群上前表演了，我們才驚然驚覺，自己是這場晚會中唯一的遊客，全體合唱的時候，只有我們這個區域始終保持沉默。繼續沉默了幾首歌之後，看看時間不早了，我們趁著空檔悄悄離開，相對於晚會的熱情，隱身為觀光客的我顯得相當害羞。從部落上方再次俯瞰晚會，竟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感。只是，此時此刻另一個選項更吸引人：還是趕快帶著部落商店買來的水蜜桃酒回房間，在寒夜裡和社團朋友喝酒談天比較暢快。短短的爬坡途中，竟然開始飄雨了，我們只好祈禱隔天的陽光，能像教會前的晚會一樣熱情，畢竟，真正的司馬庫斯我們還沒見識到呢。

四、司馬庫斯的寶藏

旅程的第二天，我並沒有如意料中的被低溫凍醒。然而，我們仍然在八點前整裝待命，向神木所在的深山出發。來回預計要花四個小時左右，年輕氣盛的我們，莫不迫切期待趕快走完這段步道。以往到森林遊樂區爬山，走的大多是木造步道或是柏油路，景色似乎也千篇一律都是筆直的松杉柏檜等樹種，爬山的印象大多被制約成爬坡運動了，於是，快步走完，似乎心靈上就能早一步得到解脫。

但是，穿過了司馬庫斯的最後一戶人家，接下來的半天時間，我見識到了有生以來，令我最為讚嘆的一條林道（在所有可供遊客行走的步道中）。司馬庫斯之所以聞名的地方大概是因為這裡。整條步道的構造，除了森林中拓出的三、四人寬小徑之外，完全沒有加工，沒有鋪石板、墊木頭或是設欄杆，甚至潮濕的泥土路上還有摩托車痕——這裡才是司馬庫斯真正的後花園，大自然深鎖的寶藏庫。不僅地形、景觀的多樣性讓我咋舌，同學中的植物辨識高手，更是三不五時迸出讚嘆聲，熱情的幫我們解說著百聞不如一見的奇特花草，照相機的電源根本沒有關過。相機沒電的我，發現其實不急著照相，很多現場才能體會到的觸感，完全是照片無法捕捉的。晨雨過後走在半泥濘林徑上的黏稠感、瞥見陽光灑進綿密竹林的欣喜感、踏上四十五度碎石坡上的恐懼感、眺望遠方溪谷和群山稜線的渺小感……更多更多難以言喻的氣味及影像，鋪成了我心中最獨特的一條司馬庫斯步道，以致於抵達神木區終點的成就感完全被稀釋了。相較前面的體驗，司馬庫斯神木群顯得平常許多；五六棵神木分布在幾百公尺的範圍內，族人稱其中最大的一棵為 Yaya Qparung，意思是媽媽。據說二戰的時候，許多泰雅族人舉家遷至神木區以求庇護。我試著想像那光景，第一個發現此地的人，大概不像我們懷著輕鬆的冒險心情，而是懷著不能回頭的決心，在飢餓和疲倦的壓迫下，才找到了大自然的母親。彷彿一場萬里尋母記的自然版本。或許，隨著現代文明的擴張，這將變成一趟再也無法重現的旅程了。

但我們的旅程仍然可以重現，只要在自然之母的豐滿的樹影前轉過身子，向著媽媽說：我要回去了，回到我們不得不回去的家中。回程和去程相比總是輕快許多。在這條空間與時間都與世隔離的步道上，剎那間可以感到永恆。奇怪的是一路上沒有鳥聲，恍若村上春樹《海邊的卡夫卡》所描寫的四國森林，深邃茂密的靜止在時間之外，像是某些人生的隱喻，總是在最孤獨的時候現身。疲倦也是沉默的主因之一，仍然，我們會走回住處，拍洗掉鞋底上厚厚的泥巴，背起滿滿的行囊。同樣一條顛簸的山路，將把我們一路震回華燈初上的台北。兩天的旅程過去，司馬庫斯是一個巨大的驚嘆號，解開盤桓已久的詰問。現代文明存在的意義在哪裡？對於終日活在匆促喧囂中的我們來說，一切是如此理所當然。唯有放逐自己麻痺的心靈，從旁冷眼凝視，我們才會發現燈火闌珊處的另一片美好。